

天空小說與電影世界

傅慧儀、林慧賢

情有恨 愛無基

愛情原恨海 情海是煩區

天若有情天亦妒 情到深時恨必追

任教綠葉成蔭 一樣忍心拋夫別子

——電影《雪影寒梅》插曲，李我自撰自唱

粵語片中無數哀怨纏綿，離奇曲折，演繹苦澀愛情，又或展現社會奇情及世態炎涼的故事，凡此種種，原來很多都源於天空小說。天空小說這優雅的名字，根據李我先生所說，是導演任護花改編《蕭月白》（四九）時買下他的小說版權後起用的，指講小說的聲音由天空中傳播至每家每戶的收音機，而成「天空小說」。

李我是播音界的先驅，亦可說是天空小說的始祖，戰後出道時憑《黃金償薄倖》一劇在廣州風行電台一炮而紅，繼後作品無數，其中《蕭月白》（原名《慾焰》）是首部被改編成電影的小說。李我於四九年應邀來港於麗的呼聲續其廣播生涯，後亦曾任職澳門綠村（五一）及香港商業電台（五七），直至一九七五年退出播音界，作品過百。

與李我同期的天空小說家還有鄧寄塵、蔣聲、飄揚女士、擅長講通俗小說的方榮、李我的太太蕭湘及艾雯等。

在他們之後，麗的呼聲又起用了呂啓文、冷魂、鍾偉明等年青一輩的新人，並把原來由一人單獨講述的形式，變成有不同播音人演繹不同角色的戲劇化小說，亦即後來的廣播劇，而且把更多的當代社會問題與面貌寫進原來的文藝與愛情倫理主線上。

當社會逐漸復甦，而經濟環境日益改善後，電影事業又蓬勃起來，自此很多天空小說都被搬上銀幕，以原著作家李我為首，以至蕭湘、艾雯等。而由於廣播業的流行，很多在拍攝中的電影亦會被改編成廣播小說以收宣傳之效。

天空小說的版權費很高，由數千至萬多元不等，但片商鑑於票房有把握，亦都樂意購買。天空小說與電影的不解緣，一直持續至七十年代中期電視劇慢慢取代廣播小說為止。

天空小說家訪問精華

李我



（如何編天空小說）我自己講故，自己寫小說……完全無稿，熄了燈講，……我用張原稿紙，寫五十個字，段故事只有五十個字，……我可以講半個鐘頭，令人唔厭、好得意、聽得舒服。……

（「或然率」編劇手法不可取）編劇最唔好就是「神仙打救」，即神仙一來就翻生。這些編劇最無用。這是「或然率」相對「必然率」，我現在得罪很多編劇，我敢說（他們用）「或然率」比「必然率」多。

（談《雪影寒梅》）江雪影就是我，韓素梅就是我第一個老婆。我十七歲結婚，十四歲死母親，我自己供自己讀書，認識了這女子……我窮的時候，她離開我返廣州。……為什麼改名李我呢？無父無母、無兄無妹、無姊無弟、無叔無伯，什麼也沒有，得一個「我」。……怎料後來這「我」字令我成名，因為太簡單、太單調、太令人覺得有趣。

李我，原名李晚景，身世傳奇，戰後於廣州從事天空小說創作，開創了單人透過電波述說故事的先河，其多部作品均被改編成電影，風行海內外。

蕭湘



（難得一睹天空小說家面貌）單在商業電台也講了十七年（五九至七六年），之前在綠村電台講過，加在一起大概也有二十多年。.....最深印象的是《苦戀》（六四），因為那次是廣播界首次現身銀幕（註），那時候我們在電台講，別人不知我們是何方神聖，是醜是美？.....每次講完小說收工，真有很多聽迷在門口等，.....我先生（即李我）說很多人喜歡知道播音人的面貌是怎樣，不如拍部電影《苦戀》是李我原著，我做講述，後來拿了出來賑災，播音、演員、講述員全部上台，那時打風、水災還在戲院登台，到cut畫時比別的电影上畫時還要賣座呢

（節錄自廣東有線電視台《話說香港電影》訪問片段）

註：之前雖也有個別播音人現身銀幕，唯此片是首次由李我、尹芳玲、鍾偉明等多位播音明星聯袂演出。

蕭湘，原名何侶雲，李我的太太及拍檔，同為家喻戶曉的天空小說家，後亦隨李我開設電影公司並兼任監製。

冷魂



（在涼茶舖聽廣播的年代）戰後看戲相當昂貴，片源不足.....唯一可享受的就是聽電台。小時候我們在涼茶舖，一毫子一杯涼茶，可以坐一晚聽麗的呼聲，由於這個原因，戲劇化小說深得大家歡迎.....商人趁機利用這個傳媒賣廣告。那時不很高興的是，當一個小說講到男、女主角談情說愛、妾意郎情之際，忽然間一首音樂過場：「洗得最乾淨就是快潔洗粉」，然後唱枝歌仔，就會將聽故事的情緒完全破壞。

冷魂，原名周澤雄，是播音編劇艾雯的夫婿，自小兩人一起從事舞台創作，所編寫的《慈母淚》曾被改編成電影。任職教師及校長期間，亦間有協助艾雯編劇及當廣播員。

呂啓文



（宣傳技倆）凡做宣傳，有一個大忌，就是把結局播出來。.....一定要在結尾留番個「懸疑」。「懸疑」就是處理文藝小說、倫理小說、偵探小說要緊記的基本格言。所以有部份聽眾覺得很「吊癮」。像我們之前講到女主角很傷心，拿住杯滴露（那時好幼稚，其實飲滴露不會死人）；或者男主角不堪生活壓迫要跳樓，那麼各位聽眾，他究竟會否跳下去呢？時間到此又告一段落，如果想知道，明天請你們買「飛」去十七間院線睇就會知道結果，再會。諸如此類，這種手法很有效。

呂啓文於五十年代入職廣播業，與艾雯、冷魂、鍾偉明等原為同學，自編自導自演的《人海傳奇》節目，描寫香港社會面貌，播出後極受歡迎。後多從事改編電影故事及宣傳的工作。

天空小說話當年——漫談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天空小說與粵語片

冷魂

研究香港電影資料的人，會發覺有一段頗長的時間，電台播放的天空小說和港產的粵語片關係十分密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說來話長，其實它和香港的社會形態、經濟情況、市民知識水平、生活消遣方式、資訊儀器發展等等，都有關係。

真的是要話當年了。

且就一九四五年戰後的二十年說說吧。那個時候，香港居民可分作三大類：外國人與所謂「高等華人」；教育水平較高的知識份子及自北方南下的中原人士；居於本土的普羅大眾——一般而言，無論男女老幼，此類人士均以廣府方言及生活習慣為本，世代下來都似乎只接受廣東的文化。

不言而喻，說到電影，第一類人只觀看西片，第二類人則多看國語片（註一），而最後一類自然便是粵語片的基本觀眾了。這個階層的人平均收入和文化水平顯然較低，對電影的要求也並不太苛。正因如此，粵語片商把握市場動向和觀眾喜好，也很少有傑出的作品。而取材方面，為了避免港英政府不滿，也百般遷就，不涉政治，也無色情，總之是家庭倫理或是歷史故事一個，約八十分鐘便是電影一場，有愛情也有神怪，有「機關」也有噱頭，於是觀眾片商，各有所得，皆大歡喜。票價頗便宜，影片也自然是在所謂三流戲院上映，絕不會在首輪戲院（娛樂、皇后、平安之類），甚至亦很少在二輪院線（例如東方、國泰等）放映。

在這種情況下，粵語片的水平自是欠佳。粗製濫造的「七日鮮」（註二）也就應運而生了；還記得有一部電影好像片名竟是《無頭東宮生太子》，顧名思義，其內容之荒謬怪誕亦可見一斑。幸而到了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一班具遠見的明星和導演包括吳楚帆、張瑛、白燕、張活游、紫羅蓮、梅綺、黃曼梨、盧敦、李清、李鐵、吳回、李晨風、黃岱、莫康時、陳皮等，組成了「中聯影業公司」，一連拍了好幾部主題正確、陣容強大的優質粵語片（註三），才算是稍把這股歪風煞住了。

話分兩頭，且一記同一時期的天空小說發展情況。

二戰後的廣州，李我先生每日在風行廣播電台的單人講述節目《蕭月白》極得聽眾喜愛，數年後李來港，即被當年的有線電台麗的呼聲（註四）高薪聘用。當年香港電台中文台（註五）播放時間較短，形成麗的一枝獨秀：方榮老先生、鄧寄塵、鍾偉明等的單人講述均大受歡迎，天空小說漸漸成為一般市民的娛樂節目。

在那個時代，普羅大眾由於經濟能力所限，消遣方式不多，看電影也只能偶一為之，偏偏麗的每月僅收費十元，卻每晨由上午七時至午夜節目不停，正是家有一機，老少受惠，最盛時代，麗的有聽眾數萬戶，人數應有近百萬人。

當時麗的人材濟濟，球王李惠堂、粵劇名編劇唐滌生，還有戲劇家姚克、名報人沈劍虹等均任職為顧問或行政人員。節目內容也多姿多采，且製作嚴肅，主題正確。除了上述幾位的單人講述外，一九五一年由飄揚女士主持的戲劇化節目《結婚十年》更深入民間，當時擔任男女主角的分別是鍾偉明和艾雯（註六），故事則是由蘇青原著的同名小說改編。

但是，真正為廣播而創作的天空小說，而後來改編拍成粵語電影的，應該是五二年秋天播出的《慈母淚》。廣播劇本由本人執筆，導演兼女主角是艾雯，男主角為鍾偉明。電影由秦劍導演，紅線女、張瑛、黃楚山等主演，五三年六月在一流院線樂聲及百老匯等戲院公演，賣座極佳，盛況空前。（註七）

自《慈母淚》開始，電影界和廣播界的人士開始認識到天空小說的影響力，尤其是戲劇化小說。受聽眾歡迎的天空小說拍成電影肯定也必受歡迎——聽眾已經是必然的觀眾了！一九五四年，艾雯自編自導自演的《杜鵑魂》也拍成了電影，小燕飛飾主角，艾雯擔任配角，賣座不俗。翌年，艾雯編導受到廣大聽眾喜愛的《野薔薇》，其電影版權也被片商購去，傳說買主是白雪仙小姐，奇怪的是此小說迄今並未拍成電影。不久，艾雯另一作品《嫂夫人》（六二）由成立不久的光藝影業公司拍成公映，新星謝賢、周聰、南紅、嘉玲等擔任主角，陳雲導演。

一九五九年商業廣播電台啓播，也有天空小說的節目。但是，也許艾雯的戲劇化小說取材大眾化，對社會問題時加針貶，故深得民心；而其廣播技巧生活化，對白生動自然，故此她的天空小說拍成電影的似乎比其他作家多。一九六三她轉往商台擔任特約編導，首部作品《舊愛新歡》（六四）更為邵氏公司拍為國語片，主角為白露明和田青，惜成績欠佳。及後數年，她的作品仍紛紛為片商購買攝製，如《捕風捉影》（六七）（胡楓主演）、《難為了家嫂》（六五）（譚炳文、南紅主演）、《人海雙雛》（六四）（林家聲、南紅、黃曼梨、徐小明、梁家寶等主演，艾雯更親自上銀幕簡介故事）等等。而由於艾雯作品有票房紀錄，因此後期有些公司（興發、嶺光等）索性連是否天空小說也不管了，總之有故事有電影劇本就請艾雯撰寫，所以一些每年一度的賀歲片如《春滿花開燕子飛》（六六）、《春花長好月圓》（六二），甚至一些由陳寶珠主演的「女殺手」片集如《女殺手虎穴救孤兒》（六六）、《空中女殺手》（六七）也由這位「天空小說家」擔任編劇了。

在那十三、四年中，天空小說和香港電影製作的確緣份密切，而其真正原因，大概只有一個，這便是電影利用了廣播媒介的力量去推廣，如是而已。歸納來說，當時電台和電影的合作方式不外三種：

- 一、先播後拍--選購聽眾喜愛的天空小說攝製。
- 二、邊拍邊播--將擬拍的電影故事作天空小說廣播，然後購回版權。
- 三、映前特播--拍好電影後，在放映前，請專人編劇錄音，在電台買時間播出，收即時宣傳之效。（表表者是雷鳴公司）

天空小說也造就了好些藝員上銀幕的機會：鄧寄塵、鍾偉明、艾雯、譚炳文、尹芳

玲、俞明、何雪凝都是，至於成就如何，則見仁見智，未敢置評了。

總括而言，天空小說是確曾在香港的電影歷史中熱鬧過好一些日子的。只是，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後，台灣製國語片進入本港市場（《窗外》《寂寞的十七歲》等），而本港製的國語武打片（《獨臂刀》（六七）《大醉俠》（六六）等）也創新一格。加以無線電視正式啓播，以致電台要重改路線，而粵語片的市場、人材、觀眾水平也起了很多變化，於是「由天空小說拍製成電影」這個風氣也就漸漸消失了。



《慈母淚》（1953）當年賣座極佳。（左起）楊帆、紅線女、艾雯、黃楚山。



《杜鵑魂》特刊內頁有關艾雯的介紹。

註：

- 一： 當年國語片幾全屬國內出品，如《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假鳳虛凰》《哀樂中年》、《我這一輩子》等等。
- 二： 一部電影由構思、拍攝至正式上映，僅花七天時間，態度之馬虎可見。
- 三： 中聯先後攝製了《家》、《春》、《秋》、《雷雨》、《原野》等鉅製。
- 四： 英資廣播公司，原名 REDIFFUSION，總公司設於倫敦，一九四八在港設台廣播，分中、英二台。
- 五： 時港府設立兩電台，中文台呼號 ZEK，英文台 ZBW，每日兩台只播放數小時。
- 六： （編按）艾雯原名脫慧貞，乃五十年代著名天空小說家兼編劇，亦即本文作者之妻。
- 七： 筆者另撰有文章《艾雯（一九三一 —— 一九八九）——香港廣播史上不應遺忘的一個人物》，詳述《慈母淚》掌故，惜未曾公開印行。另請參考筆者女兒周蕾所撰 "Playing on the Air: Recollections from a Hong Kong Childhood", 刊於嶺南書院出版的《現代中文文學學報》九七年七月號。

冷魂，原名周澤雄，是播音編劇艾雯的夫婿，自小兩人一起從事舞台創作，所編寫的《慈母淚》曾被改編成電影。任職教師及校長期間，亦間有協助艾雯編劇及當廣播員。

新增藏品

「強爺」慨贈書萬卷

何美寶

一間四十平方米的房子可以容納幾箱書？答案是二百二十大箱。

「強爺」家是名副其實的「書房」。書櫃、書架填得滿滿不用說，書從地面整齊疊至人高，進佔廚房、睡房、走廊、大廳，擋住了窗子，僅剩狹小的通道。「強爺」每晚就睡在書堆中的一條凳上，每天起來，走過書的甬道，獨個兒到附近員工飯堂吃早茶、午飯、晚餐，偶爾逛逛書店、買買書，回家看看又一天。退休以後的生活便是這樣子，他說。

朋友見他的起居環境越來越糟，不獨缺少活動空間，空氣不流通，更怕那書牆一朝塌下，釀成意外，於是紛紛游說他把書送人。如是者說了許久，直至最近，老人家終於首肯，資料館遂成了最大受益人。然而數十年來與書為伴，一旦將「畢生積蓄」捐贈資料館，會否有點捨不得？「強爺」低頭半晌，然後微笑道：「也沒甚麼捨不捨得。」那樣子既像無奈，又似泰然，總之，日子還是要過的。

「強爺」本名郭強，電影幕後工作者，入行五十多年，曾與無數影人合作，參與電影超過四百部，除了導演，差不多甚麼崗位都試過，幹得最多的是剪接和收音；一九八六年憑《美國心》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剪接獎。從昔日大觀製片廠到今天銀都機構的出品，都不難在工作人員名單上看見他的名字。

「強爺」素性沉靜，樣子嚴肅，我們最初心裏都戰戰兢兢，生怕一不小心會開罪前輩。幸而搬書搬了兩天，相處久了，彼此的隔膜漸小，他有時也會跟我們談談往事。像當年拍電影的器材簡陋，要從外國進口的，有些只能租用，租也租不起的，他便自己照着書本「砌」起來，這樣邊學邊做，慢慢竟成專家，深受同行推重。他會侃侃而談影音器材的轉變，剪接生涯的苦樂；片場盛衰，人事更替；卻從不臧否人物，語氣也總是平和的。

我們初步點算，這次收到的書籍不下萬本，與電影有關的也達兩千多種，是目前為止，同類型捐贈的最大宗，其中不少作品更早已絕版，因此彌足珍貴。我們徵得「強爺」的同意，把其他文學、歷史、法律等書籍轉交了市政局圖書館，讓大眾也有機會閱讀這批藏書。感謝「強爺」，更渴望人人像他一般慷慨，捐贈珍藏，讓更多人受惠。



若不是酷愛電影，畢生鑽研箇中學問，又豈能藏書萬卷？



「強爺」(中坐者)與(左起)筆者何美寶、助理陳彩玉和銀都製片黃應章攝於屋前。

何美寶是資料館新任搜集組經理。

FIAF會員聚首西班牙

香港電影資料館署理高級經理唐詠詩於四月九至十八日代表香港出席了第五十五屆世界電影資料館聯盟(FIAF)週年大會，這是繼去年香港取得正式會籍後的首次會議。是次出席的亞洲資料館代表，包括中國、台灣、日本、南韓及北韓各國。

唐經理除與眾會員分享了保存及修復影片上的心得及經驗外，更特別藉此機會邀請亞洲資料館各代表，提供亞洲影片片目供香港電影資料館明年新館開幕放映之用。

唐經理亦收集到很多對香港電影資料館近年出版刊物及展覽的意見，原來很多外國資料館都對本館進行的口述歷史計劃及展覽項目大感興趣，給予很高評價，其中一些歐洲國家更表示有意合辦一些項目，亦建議把香港的展覽移師到他們的國家展出。



(左起) 劉春(中國) 唐詠詩(香港) 陳景亮(中國) 黃建業(台灣) 分別代表中、港、台三地的電影資料館出席 FIAF 大會。

華南影聯金禧慶典活動

為慶祝成立五十週年，華南影聯將於本年七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期間，舉辦會史展覽及影展。

香港電影資料館將配合其慶典，提供《豪門夜宴》（五九）及《男男女女》（六四）兩部電影的新拷貝予華南影聯放映。

《豪門夜宴》演員陣容鼎盛，由多位製片家及名導演聯合創作，當年精英盡出，為籌募興建九龍城會址而賣力。本片於五八年攝製完成，同年公映，六六年重映時仍廣受歡迎。參演名影人包括張瑛、張活游、白燕、容小意、梅綺、平凡、吳楚帆、黃曼梨、黎灼灼等不下五十位紅星，實在不容錯過。其他選映片目尚有《一板之隔》（五二）、《蘇小小》（六二）、《三笑》（六四）、《家家戶戶》（五四）、《垃圾千金》（五九）等合共十四部。

是次展覽及放映活動，由臨時市政局贊助。電影放映節目將於香港大會堂及太空館舉行，而展覽則於中環大會堂展覽廳舉行。

小燕飛授資料館放映權

小燕飛繼去年底於美國接受電影資料館的「口述歷史計劃」訪問後，最近適逢返港探親，並約會資料館同事見面，捐贈她藏有的黑白相片。閒談間得知她早年投資拍攝的電影有十多部，包括名片《天涯歌女》（五〇）、《辣手蛇心》（四七）等，其中資料館收藏有的包括《百變婦人心》（五四）、《杜鵑魂》（五四）及《紐約唐人街碎屍案》（六一）三部。小燕飛很爽快的同意簽訂授權書，讓資料館永久保存用作教育性非牟利的放映及研究之用。



小燕飛與資料館研究統籌余慕雲先生合照。

黎民偉和早期香港電影

羅卡

以香港的黎北海、黎民偉和法國的盧米埃兄弟相提並論也許並不恰當，後者的貢獻是世界性的，但黎氏兄弟開拓香港／中國電影的功績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相較於盧米埃兄弟在法國的備受尊崇，實在相去太遠了。黎民偉、黎北海在二十世紀初期的香港由業餘興趣進而全身投入電影，拍攝了第一部香港人主創的《莊子試妻》（一九一三），開創了香港的第一間電影公司「民新」，拍製新聞紀錄片、故事長片（一九二三至二五年）之後，並把業務推展到廣州和上海去。此後參與創建中國最有規模的聯華電影公司，分廠設於上海、北京、香港各地，培育了中國、香港電影的大量人材，製成了數以十計的經典名作。但動亂的社會和日本侵華戰爭令他們創建的成果蕩然無存，黎民偉和黎北海都於五十年代初鬱鬱以終。

以大陸中原觀點編寫的中國電影史書對黎氏兄弟的評價與記載只是輕描淡寫，未曾公正、深入的加以研究。香港本地的電影史研究起步得很遲，限於資源，也限於社會上一直不重視電影文化與歷史的風氣，對黎氏以至一切早期電影開拓者的記載、整理研究都極其缺乏。自從公孫魯完成於六十年代的《中國電影史話》（香港南天書業公司出版），用了一章篇幅記載黎民偉的「民新」公司以後，黎氏一直被人遺忘了二十多年。直到余慕雲的《香港電影掌故》（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八五）面世，才重新評價了黎民偉、黎北海的功績，也提供了早期香港電影的不少一手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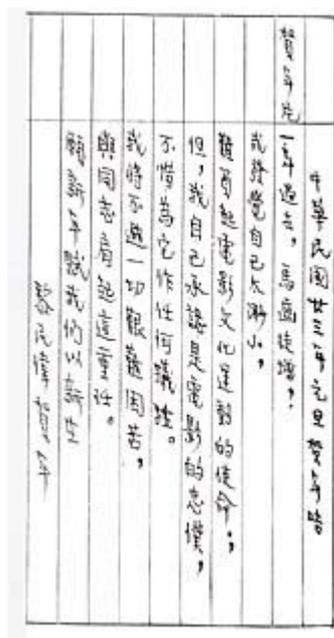
我是在八十年代末期認識黎家後人的。由於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策劃香港電影回顧部份的關係，大量接觸舊影片與文字資料，對黎民偉的認識日漸加深，並有機會看到黎錫（黎民偉第六子）家藏的原本圖片、日記、手稿等資料。九十年代初，在與黎錫君的互相推動下，我們開始整理黎民偉的文獻，並尋回黎民偉製作、流散於大陸與海外的一些影片、新聞紀錄片《勳業千秋》（二二至二七）、《淞滬抗戰紀實》（三七）《西廂記》（二七）《戀愛與義務》（三〇），在電影節上公映；也陸續舉辦了首次的黎民偉紀念展覽、座談、放映會。此後，我們決意要為黎民偉出版一本可以永遠流傳的書冊。多年努力後，終於合力編成了《黎民偉：人·時代·電影》一書（香港明窗出版社，九九）。全書近二百頁，圖片近四百幀，文字七萬餘。

在編輯、整理這些史料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早期香港電影和中國大陸電影的互動關係，那是雙向的交流，並非單方面大陸影響香港那麼簡單。和以上海為重心的中國電影一樣，在二十世紀之初香港就承受着西方電影與本土文化的影響，發展成富有本地特色的歷史與文化，再進而與大陸交流、互動。這個進程很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早期香港電影是一片尚待開墾的處女地，但絕非荒原。香港電影的開拓先鋒也並不限於黎民偉、黎北海，還有不少人物值得我們繼續努力去開掘、整理。



羅卡、黎錫合編的佳作



黎民偉手跡

羅卡為資深電影文化研究者，專注香港電影史研究，任香港國際電影節「香港電影回顧」策劃多年，編輯了多部特刊，剛剛出版與黎錫合編的《黎民偉：人·時代·電影》並與蔡繼光合作拍攝有關黎民偉的紀錄片。